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生命政治的幽靈：流離失所的創傷移動

Spectres de la biopolitique. Le mouvement blessé du déplacement

doi:10.6752/JCS.201006_(11).0005

文化研究, (11), 2010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1), 2010

作者/Author : Eugénia Vilela;張瑜君(Yu-Jun Chang)

頁數/Page : 92-10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0/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006_\(11\).0005](http://dx.doi.org/10.6752/JCS.201006_(11).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生命政治的幽靈：流離失所的創傷移動

Spectres de la biopolitique.

Le mouvement blessé du déplacement

Eugénia Vilela

張瑜君 翻譯

Yu-Jun Chang

一、前言

當代政治創造出某些**沈默的形式**(des formes de silence)，在這形式裡那些獨有身體(les corps singuliers)不知不覺轉化成被消滅殆盡的有機空間。在**棄置的空間**(des espaces d'abandon)裡，例如難民營、移動區域或行政拘留所中倖存下來的，不管是男人、女人、孩童，都處在言語同身體皆不得不屈服而緘默的環境中，陷入了沒有開端的沈默裡。那些無國籍的人(sans-État)、難民(réfugiés)、移民(immigrés)、移動者(déplacés)皆銘刻在**例外空間**(des espaces d'exception)裡，於流放的經驗中具體化了一種令人恐懼的地理。遷移及人口控管的政策凸顯出司法行政疆界多重的架構，在此架構下，「移動者」這個命名讓獨有身體轉化為生命政治的身分，以此凝滯了時間也闕割了空間。

儘管如此，在這些所謂的**異域**(ces espaces autres)內部，我們仍能以一種也是生命之物質的**姿態**(un geste)，來揣測到身體與時間之間在沈默中的緊密關係。(Foucault 2001)即便在公衆前是**不可見的**(invisibilité publique)，移動者在他們的獨有性裡導引出一個政治舞台上的破壞體(un corps corrosif)。在極端激烈的情境下出現，移動者不規則的運動(mouvement)組構成如同裂口的痕跡，並在他們的具體存在中，破壞了歷史、政治、及社會的規範化(normalisation)程序。他

們在行政司法秩序中無窮盡斷裂之姿態，型塑了當代社會政治的腳本。在那些移動的場域裡，所有身體組構出一個**記憶－遺忘的運動**(un mouvement de mémoire-oubli)；**反抗**(résistance)的徵象起始於**沈默**(silence)。儘管他們處在性命交關的情勢裡，在這情勢裡同時是受害者也是直接見證者的移動者們，總在一個**事件體**(un corps-événement)裡反抗著，移動者們的身體遂在世界表面勾勒出一條條逃逸的路線。

我們還能試著思索這些**不可思議的身體**(ces corps impossibles)的樣貌，也就是去思索**行動中身體**(des corps en acte)的**姿態**(le geste)，就會看見在當代的**例外群鏈**(des archipels d'exception contemporains)中，一道政治學、倫理學及美學上的傷口。

二、逃逸的景致：例外空間

於無止盡的逃逸裡，來自非洲、拉丁美洲、亞洲、東歐，數以千計男人女人依未定向的地圖移動著。在這人類過境之混亂模糊的運動下，當代的政治和經濟秩序已孕生出**無地點的空間**(l'espace sans lieu)，在這空間內**地點**(un lieu)的含意遭到挖除，被定義成失根者的領土。依此脈絡，我們可建構出這些人的形象和領土空間緊密相關，又在領土空間中被驅逐，相較於另一群由具有合理極權形式及固定地點的空間所定義的人群，這些人被稱為**移動者**、**難民**、**流亡人士**(exiles)、**流浪者**(errants)。用地圖座標分隔出的領土，其實標記了公民與無國籍者(sans-État)的樣貌。(Hammear 1990; Agier 2002)

如今，透過論理式語彙所創造出的領土和疆界之空間，把政治地理所加諸的明顯限制，與有歸屬的合法化空間之表述意願相連結，以作為面對「剩餘的人」的移動(au mouvement d'une "humanité superflue")時有形的界線。(Arendt 2003)這種論理式形式定義了地理秩序上司法和政治區劃的程序，而這程序又在合法化的空間內部創造領土中之領土(des enclaves territoriales)，以組構出**例外空間**(Agamben 2003)：

例外是排斥的一種。它是一種被普遍性規範所排斥的獨有狀況。但例外的清楚特徵，在於所被排斥的並不全然與規範無關；相反地，在懸置的形式裡，規範維繫了與例外的關

係。規範應用於例外，以剝除自己的方式，以藏匿自己的方式。那麼例外狀態便不是在秩序出現前的渾沌，而是解決了自身懸置後的情境。按此意義，依其詞源，它是從外部被攫取的(ex-capere)，不是簡單被排斥的。(Agamben 1995: 25)

然而，就像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所強調的，定義出主權結構(la structure de la souveraineté)之例外狀態(l'état d'exception)是複雜的。作為逾出(excès)，例外狀態不受限於司法政治秩序之傳統結構中，在這傳統結構中往往藉由禁止來內在化一切；例外狀態也不受限於醫療司法秩序之古典結構內，在這古典結構內往往透過封鎖外部(enfermer l'extérieur)的意圖，作為分離開傳染空間的線性運動，如同傅柯(Michel Foucault)在《古典時期瘋狂史》(*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1961)一書中於大禁閉(du grand enfermement)架構下的分析。至於如何由例外狀態來定義主權結構，阿岡本說明如下：

那外部能在此也處於內部，並非簡單地透過禁止或者拘禁的方式，而是藉由懸置法則的有效性來達成，也就是說藉著允准，法則的效力退出了例外，放棄了例外。這不是說例外擺脫了法則，而是法則用懸置自身，引起了例外。以致於只有維繫住與例外的關係，法則方能成為法則。法律的特殊形貌是以此種與外部維繫的能力所仔細組成。我們所謂的例外關係，關係中的此種極端形式，不僅只是透過排斥來內括事物的。(Agamben 1995: 26)

而且，例外關係創造出一種既不太能被定義為事實情境(une situation de fait)，也不太能被定義為法律情境(une situation de droit)的情境，因為儘管此情境能夠讓法律(une loi)生效，這情境的出現卻經常源自於規範的被懸置。以致於，例外竟弔詭地，制定了這兩種情境無分別性的門檻。¹在例外狀態裡，定位與秩序(la localisation et l'ordre)間的關係組構了全世界受苦的人(le nomos de la terre)，但二者間並非線性關係。這是由於例外狀態在本質上是無法被定位的。雖然例外狀態被賦予時空定義下的界線，它仍處於「基礎上的模稜兩可，無分別

1 「在主權的例外裡，事實上即便是在法律政治秩序有效的空間裡，也較少去控制或中性化逾出，較多去創造或定義所有空間之前。在這意義下，例外是一種基礎的定位，它不限定何者在外何者在內，何者為正常情境何者渾沌，而是刻痕於其中的閘口（例外狀態），以此外部和內部進到複雜的拓樸學關係裡，使秩序得以有效執行。」(Agamben 1995: 26-27)

性的區域，或不可定位的例外裡，而分析到最後，這狀態必須由反對它自身如反對無止盡移動的原則來終結」(Agamben 1995: 27)。從創造一個外部與內部無分別性，渾沌與正常亦無分別性的地區中，亦即從創造例外空間中，政治論述的秩序孕生出一種複雜的關係：在一個分離的未定空間裡公認的規範被反轉，而這未定空間也勾勒出一條分隔線，分隔出開放的合法世界與非法的閉鎖世界。「例外空間是一種失序(anomique)的空間，其中關鍵在於無法律的法律力量」(Agamben 2003: 68)。在主權的權力下，司法政治之秩序自身變成了介於外部與內部的閘口位置，同時在創立例外狀態時，讓秩序得以有效執行。

如果例外是主權的結構，那麼主權不單只是政治的概念，也不會只屬於法律的範疇，更不僅是法外的力量（如同史密特〔Carl Schmitt〕所捍衛的），而是在主權的原始結構裡，**法律涉及生命，並透過懸置法律，讓法律包含自身**。阿岡本將這種動態權力（不得行動的權力）命名為棄置(bande/ban)，而即使法律缺席，法律仍掌控著此動態權力：

例外關係是棄置關係。那被放入棄置中的，事實上並非簡單地被置於法律之外，也並非和法律無關緊要的，它是被法律遺棄的，它暴露及涉險於此閘口中，在那裡生命與法律，外部與內部相混淆。自它而言，無法用文字分別出它處在秩序的外部或內部〔……〕。按此意義，主權的吊詭能夠採取如下形式：「沒有法律之外」。法律之於生命的原始聯繫不是應用，而是棄置。受苦者的不可超越權力，他原始的「法律的力量」(force de loi)，是藉著遺棄，由身處棄置中維繫生命的那些所組成。(Agamben 1995: 36-37)

主權棄置的結構(la structure de la bande souveraine)是指法律的效力不具有同樣的指涉。既然，法律以法律的純粹形式作為概念，法律的效力又失去了所有指涉的能力，這些都指向一個缺乏內容的法律輪廓，在終止了這種法律的純粹形式之後，這個缺乏內容的法律就和生命產生了混淆。而在純法律形式之下的生命，在一個被設立時就沒有指涉的這種法律特徵之下的生命（純粹生效時就被剝除意義），是趨近於例外狀態內的生命。例外狀態的基本特點就恰好在於法律與生命之間無法分辨。²生命於它本身，成為**政治秩序中的主體與客體(sujet**

2 「若例外是原創的配置，由此法律涉及生命且實際上透過對自身的懸置包

et objet de l'ordre politique), 這政治秩序在生命政治的合理性之下成形。

在法律與政治的腳本中，諸如難民營、移動區域、行政拘留所等等棄置的空間，是從生命政治秩序的劃界行動開始組構，而藉此生命政治秩序，我們企圖癱瘓那些逃脫現代性論述秩序的種種生命之運動。(Foucault 1976; 1977; 1997; 2004a; 2004b; Agnes Heller and Ferenc Fehér 1995; Esposito 2004; Forti 2006; Ugarte Pérez 2005) 藉著**生命權力**(*biopouvoir*)的特有秩序所定義的一種身體激進展示策略，棄置的空間在消除名字、歷史、話語等厚度的壓迫下形成。

三、疆界的反面：棄置

在摩洛哥(Morocco)和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間，沙漠之中有個寂靜的邊境之地，被稱作甘達哈(Gandahar)，就處於歐屬撒哈拉(European Sahara)南界，茅利塔尼亞北界。有一群緊密而未分化的部眾，在這無疆界的空間裡漂泊。來自上撒哈拉沙漠的遷移部眾在此領土流浪，那裡白天溫度高達攝氏45度，入夜後卻僅剩零下2度。被棄置的人們，被剝奪所有維繫生命的基本必需（沒有糧食，沒有水，沒有藥物），基於這些國家的決定，他們不能跨過摩洛哥國境也不能越過茅利塔尼亞邊界。唯一能借道向東行的路徑，竟是一個遍布地雷完全無法居住的區域。

按這些人的親身見證，仍有為數不少的遷移部眾成功來到**他域**(*cet espace- autre*)，也就是他們想抵達的西班牙(Spain)海岸。就在沙漠中被摩洛哥警察逮捕、遣返、放逐後，就在歐屬撒哈拉海岸邊擱淺後，他們抵達。每日乘坐不堪一擊的小船（這破船隻又被稱作死亡之舟）涉險越過地中海，每日監禁在摩洛哥鐵牢，每日行走於沙漠，他們漂泊。

疆界的反面(*À l'envers des frontières*)，這些無國可返的被逐者，處於

含進法律本身，那麼，例外狀態之理論前提得定義法律與生者的關係，亦即法律連結同時也遺棄生者。」(Agamben 2003: 10)

性命交關之情勢的**不可見**中，這不可見性逼使他們活了下去。這些移動的個體按照語言、文化及種族的歸屬而聚集，以便群居求生，好在鬼門關前並肩作戰。這是個規則迥異的領土，在這裡規則全爲了**倖存**下去(la survie)而定。因爲無法編錄這些個體也無法讓這些個體改道而行，他們被迫冠上了具有某個相同意涵的名稱——**移民·偷渡客**(clandestins)，或是**移動者**，這些字眼都標示著一個與流浪相牽連的名字。

在這些人的身體裡，沈默終究是一連串棄置後的必然結果：面對法律政治權力後棄置身體，棄置社會關係，棄置自己（自甘墮落／自我放逐便顯現出一種棄置身體的癥狀）。依他們無論任何情況都不被允准和**他者**(l'autre)相處的狀態來看，他們所處的空間近似權力之地，那裡上演著一齣瘋狂之戲：在此**地點**(un lieu)，他者的消失使他們遺失了意識自己與意識世界的能力。在那裡，物理空間的有形沈重，記憶的混亂失序，以及被自身陰影逮住後身體的衰敗，同時都讓人失去了言語的能力。

「移動者」，這個在爭議中命名的稱號，脫離了獨有的名。這種命名自定義的爭議紀錄裡延伸而出，是在遷移行動繞道改義後，在移動者的獨有身體中再創造出。驅逐行動留下的痕跡要比**沈默之政治手段**(les politiques du silence)所留下的要深，可二者實際上共披著合謀的外衣。這個合謀授予了與法律對立之人權力，使得法律轉向爲同時呈現出「什麼都可能」卻「什麼都**不可能**」的徵象。³身體的樣貌會自行消解，而一種緘默的形式更遮掩住身體所作的**不規則移動**。這樣的歷史要流傳的困難在於，去述說出躲藏於個體各自傷疤中的身體之全部樣貌，而這困難源自官方歷史授意下，人們遭到沈默的對待。在這些空間裡，通道的移動(le mouvement de passage)被懸置，而身體被推往領土內部的領土流放地。我們可以將這種懸置與地理疆界的封鎖作比較，會發現在後者外國人被視作一個闖入者，被擲回界線的另一邊，但這條界線不是一條**通道**(un passage)，而只是簡單的一座**牆**(un

3 「什麼都可能」的總體原則由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闡述(Arendt 2003: 652)。

mur)。由於被社群的象徵中介視作**不可接受的**，需要驅逐的，需要擲出疆界的，移動者不再能夠居處於自一地至另一地的通道中，也於是**移動者**往往成爲自己的外國人。另外，爲實行這項懸置通道的舉措，我們還必須要有能力**翻譯**，因爲要能夠在國境內容納外國人的異國性，外國人就不該視他自己爲一個**需被排斥的外來體**(un corps étranger à exclure)。

在這當中，由於語意學上的不明確，這些移動的獨有歷史無法依據一個未定的語意作動詞變化。在這些移動者穿越他域時寫下的不可見地圖裡，誕生無數反抗的象徵：男人，女人與孩童們在消解的地域裡**倖存**(survivent)下來了。**反抗的力量**(une force de résistance)以無數個奮起的姿態，從這些空間底部浮顯出來，但由於沒有見證，這些反抗沒沒無名地延留在歷史外部。另一種政治上的可能遂無限地出現：政治要求人們作到「將這些逃亡者，受害者，無法化約者，永遠被譴責的異議者於哲學論述裡更高層的核心湧現；簡言之，這些血染的面容與其餘蒼白的形式重新湧現」(Foucault 2001: 281)，而他們原本已從這世界的夜裡消失。

重要的是去思索這些**不可思議的身體**的存在，去思索與其軀體存在的空間裡死亡之地相對應的這些身體。這當中的每一個人都是**裸露的傷口記憶**(une mémoire-blessure-béante)之攜帶者——以他的**地圖式身體**(corps-carte)攜帶。換句話說，每一個人都是一種在各自的緘默裡反抗的身體，並且用各自的姿態在一個無聲的世界裡吶喊出**開口**(l'ouverture)。

儘管如此，在這毀壞的架構下仍有一件事實在轉變：那就是疆界對於過境的人來說，已經沒有了保護以及指明外部或內部的意義。在這些弔詭的疆界輪廓線裡，有一些正騷動著的身體：也就是移動者的身體，在穿越流放的空間時，身體自身變成了自身的疆界。

四、在廢墟裡跳舞：反抗

甘達哈，2009年8月，一個女子沒有目的沒有歸屬地遊走於沙漠

中，獨自劈開了沙漠的空間。她以一種奇異的韻律行走，忽前忽後地走在一個沒有分界的空間裡。她往前行又向後走，永遠回到一塊灼熱之地。在時間指針的轉動間，緊扣著內心的瓦解，她折下腰，俯身在地，數不盡地反覆下，將手的印記銘刻於沙地表面。日裡，她堅持反覆這動作：將手銘印在地。眼見印好的痕跡慢慢消失，她就又重印一次，在不連續的景致裡，重複同樣的動作，同樣的目光，手印又同樣散失。就好像她只能在直射身軀的斜日下，屈著身繪製身體拐彎處的地圖一般。夜裡，正當大半生物尋求安寢時，她的軀體投身對抗恐懼。由她孱弱的身軀，劈開黑暗。她以行動重新繪製了迷宮般的地圖。然後她跳舞。她跳著激烈的舞，又消失在這激烈中，她的身體藉激烈的舞劈裂了空間，彷彿腳下沒有舞台般的舞動，依一條想像中的軸線迴旋。

她的舞蹈不是一種敘述，不是一種記憶輪廓敘事般的再生。每個動作—線條(*geste-trait*)都太缺乏保護，沒有一個敘述動作(*un récit-mouvement*)去作為再現她故事的依據。她舞著，藉每個動作勾勒出一種在深淵裡的運動(*un mouvement-en-abîme*)。一旦語言佚失，留下的就只有過度強烈中的生或死。留下她奇異地將夜安處在不能中斷的舞蹈動作裡，在夜晚也將她擊落進世界體(*le corps du monde*)時，彷彿有一個赤裸的語言(*un langage nu*)因著她身體墜落的姿勢而更生了。手印所隱含的失衡的聾人意涵，烙印下一種受傷的語言體。

在失去幾乎所有字彙後，在失去幾乎所有便於稱呼的名詞後，她用她的身體在夜裡，被寒冷與恐懼侵襲的夜裡，跳著緩慢無法理解的舞蹈，便又找回與世界相繫的連線。在這破碎的時間內部，時間淹沒在她雙手舞出的姿態的殘跡裡，她透過軀體的舞動草繪了些線條，這些線條依照一個未定的語義在空間上劃出切口。勉強然而一切都顯現出：舞著佚失的動作，藉這動作，一個行動身體(*un corps-acte*)銘刻進了空間裡，以簡短，未完成，無痕之記憶(*une mémoire sans trace*)的動作成就一種前無起源的姿態。作為身體，拒絕作一個死後的身體。

這個移動中女子獨有的身體成爲一種力道(*force*)，此力道中一切都不相連：身體與語言、語言的身體。在空白的韻律中，衰敗的身體甚至在衰敗的動作裡突然重現。這身體宣示出一個從殘跡中湧出的語

言形式的物質(*la matière d'une forme-langage*)：不協律的肢體動作，含著無法翻譯之顫音的瘡啞聲，濃厚的沈寂，都是一個反抗事件之語言形式的預示形象。永生地，行動中的身體(*le corps en acte*)展現出**隱秘的解剖學**(*l'anatomie furtive*)，此解剖學應無法對應於體微的或是屍體的解剖學（例如亞陶〔*Antonin Artaud*〕）。她的舞蹈還以身體上的孩提姿態來作為行動重啟世界。變異無預警地生成。生成在一個獨有身體的野性韻律中，在此獨有身體與一大批於領土外部移動之被遺忘的他者身體交會時，創造了一個**不可思議的身體**的形象。每個姿態都描繪出一筆生命的激烈線條。

在空間的反面倖存，這空間精確說是能陳述出身體之工具化(*instrumentalisation*)模式的空間，自她死亡的臨界線起，這個女子即草繪了生命的另一種形式。⁴在她姿態所呈現出的焦慮的美感前，顯然毫無立場去追問「為什麼她要這樣作？」因為找不到任何理由是基於意義上的邏輯。有一個**力量**(*une puissance*)，但應無法用社會、文化、政治、宗教、或道德的參考來解釋。一個**存在的力量**(*une puissance d'être*)。這個女子的出現如同一個無法接近的呈現。當注視她時（包括作為她的目擊者），我們理解我們將永遠趕不上她。在她的舞蹈中有著雙重意義的力道：在她用舞蹈拆毀法律政治之社會意義後，如果我們能接受（在沒有定見的論證下）她的舞蹈作為於永恆的不可見線條上移動之模式，這舞蹈之運動是一種不需要解釋的**形式**(*une forme*)。這個女子被轉向，轉向佚失的時間且被其佚失保留下來——在死亡面前永恆的時間——同時也轉向那些未知的，轉向一

4 身體在這裡借沈默作為反抗的處所。將沈默視作塗掉合法性意義的刪除線，視作塗掉可能語法的刪除線來訴說絕望、放棄或語言的限制，用以陳述出另一種事實；沈默同樣能作為居住的、可過境的、與游牧的空間，所謂游牧是當人一旦移動身體，人就移位了。在這裡，身體自身再造，因為身體是倖存的可能，是生命的確定：「我不會認為倖存與死亡相對立」。我也曾將倖存定義為比起死亡比起生命都同樣好的一種不同可能性或說奇異可能性，如一個原創的概念。倖存是個不自我改向的概念。只要有痕跡就會有倖存，換言之，倖存不是在死與生之間二者擇一，它是另一碼事。我不知道倖存是否為一絕對令示，我相信那更是經驗的形式，是不可抗拒的慾望之形式。(Derrida 1999: 52)

個新語言，一個將來的時間與世界（非轉向那些以多重決定為目的）。而且，在徹底的不定性中，她的姿態拆毀了時間和空間，並且創造了一個並不指向可辨識語義知識的新語言。這個姿態並不需要用宣布聲明的方式去指陳什麼。以所有命名皆缺席的方式，她的動作證實了意義的轉換，以便使意義從特異性(l'étrangeté)裡產生且證明出，從而讓意義與特異性面對面互見。這語言源自發現新氣息的必要裡。這語言沒有目的，在這語言中緘默是一種呼吸，氣息自毀傷的意義吐向身體表面。

這些銘刻於移民政治史的鮮活事件，翻轉了生命政治合理性的形象，而生命政治本是以牧人權力的及於牧民生命的徵兆指向之規範化(normalisation des conduits symptomatique d'un pouvoir pastoral sur la vie)為依據，一向忽視人類命運是會因**社會中生者(vivants en société)**的條件而遭遇縮減的。作為施加於身體的權力，即使是由所謂生者的牧人(le pastorat du vivant)去依據生者的治理(le gouvernement des vivants)來定義出一個生命政治的合理性，生命政治仍有另一種面向，它不僅形成**施於生命的權力(un pouvoir sur la vie)**，還形成**生命的權力(un pouvoir de la vie)**。有一種對生命的肯認超越了人口之身體的治理：兩相對照遷移政策與那些獨有身體，後者撕裂了他們自身不可治理的身體之生者力量的規範。

我們甚至揣測到，在例外的內部產生另一種可能的政治形式。一種反抗的指向並不是在生命政治合理性的權力分析角度下展開——這生命政治的合理性組構成（作為物種的人口之）**生者治理(gouvernement des vivants)**模式——而是自**例外狀態**中展開，尤其例外狀態是被那些在棄置空間內部，牽連到自身生命者所生活著的。

被他們的姿態所宣示出的反抗，並不組構出對抗司法政治社會學之機制的任何可辨識之尋常形式，那些機制封鎖了在棄置空間中移動的個體。反抗的獨特身體孕生出不可定性的力量：每個姿態都形同無底的裂口般扯裂世界；它在流浪，它在**變異生成(en devenir)**，我們卻無法得知每個姿態會變異為何。那身體必須學會與這種無窮盡的斷裂共處，而此裂口正不停地以每個姿態劈開世界。**它證明了不可思議(Il témoigne de l'impossible)**。

這女子贏得真實形象：她不是個幽靈。她的動作在此一被消滅殆盡的空間裡孕生出真實的作用：她姿態中活生生的力道創造了一種美，沒有其他根源，只是出自**投身對抗世界的軀體**(d'un corps qui se jette contre le monde)之不可定義的運動。在遷移者移動中的身體下，這無中心的運動變成無法被生命政治合理化形象所收編的一種顛覆性力量，這生命政治合理化形象中**生者治理**的模式並不能夠抑止野性意義的流出——若依這種生命政治的合理性觀點來看是無法理解的——那流出在於反覆的逃逸，藉著無止盡反對與終身監禁的運動而逃逸。在每個堅持不懈再返回的個體內，有種挑戰銘刻於他們的獨有身體：也就是說，有一合理性形成**施於生命的權力**模式，但主體性(la subjectivation)更侵入那些被此合理性否定的空間裡。

這個女子藉每個姿態折毀肯認性，以此劈開時間與空間：每個姿態都是個創造的模式，這模式無法用**思的身體**(pensée-corps)形式來分辨其屬於倫理學、美學或政治學。可以說她舞蹈的運動不是一種佚失的運動，而是慾望的肯認——一種造成感性的距離——並以無已知言語之世界再發明的物質意義為依據。這裡，身體是一種**行動中身體**(un corps en acte)：有一種造反的力量出自顛覆的身體(un corps convulsé)。我們揣測到其中有一**運動意義**(sens-mouvement)的創造模式在對抗政治的慣性。而這是一種自缺席的內部所產生的姿態，透過不同的形式例如話語、運動、意義，在移動中產生。

生命政治合理性進一步的闡述形式，可以從把遷移(la migration)當作特殊現象的觀點視之，在這特殊現象中，我們想要為生者的可治理性來定義命名，而遷移者(le migrant)組構成的論述形象忽略了獨有身體的具體性，遷移的運動也因歷史未竟而無法被定義。在個別獨有性或在多重的連結中，那些個體不被預期的姿態揭露出一種力道，一種肯認，一種存在的力量，從而崩裂了被生命治理形式建構的生命之固定策略。那些姿態是保持**開放**(restent ouverts)的意義之痕，在例外空間中被描繪出。對於所謂生者的牧人來說，仍有造反的身體，他們將無法由人口(population)的概念（人口統計學的概念）來定義，而是以不可治理的身體銘刻於這個世界之體：反抗之姿態將政治身體(des corps politiques)寫成一首**民間之詩**(une poésie civile)。因為總有生者不可治理。

引用書目

- Agier, Michel. 2002. *Aux bords du monde, les réfugiés*. Paris: Flammarion.
- Agamben, Giorgio. 1995. *Le pouvoir souverain et la vie nue*. Paris : Éditions du Seuil.
- . 2003. *État d'exception. Homo Sacer, II*.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 Arendt, Hannah. 2003. *Los orígenes del totalitarismo*. Totalitarismo, Madrid: Alianza.
- Derrida, Jacques. 1999. *Sur parole. Instantanés philosophiques*. Paris: Éditions de l'Aube.
- Esposito, Roberto. 2004. *Bios. Biopolítica y filosofía*. Turín: Einaudi.
- Forti, Simona. 2006. "The Biopolitics of Souls," in *Political Theory* 1(34): 9-33.
- Ugarte Pérez, Javier. 2005. *La administración de la vida. Estudios biopolíticos*. Barcelona: Anthropos.
- Foucault, Michel. 1961. *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Paris: Plon.
- . 1976. *La volonté de savoir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 . 1997.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Éditions du Seuil.
- . 2001. *Dits et Écrits II, 1976-1984*.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 . 2004a. *Sécurité, territoire, population.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Paris: Gallimard-Le Seuil.
- . 2004b. *Naissance du biopolitique.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Paris: Gallimard-Le Seuil.
- Hammear, Tomas. 1990. *Democracy and the nation-State: Aliens, Denizens and Citizens in a World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England: Avebury.
- Heller, Agnes and Ferenc Fehér. 1995. *Biopolítica. La modernidad y la liberación del cuerpo*. Barcelona: Península.